

| 新华时评 |

减负,让广大教师“轻装上阵”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社会事务进校园、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等方面提出 20 项要求,被称为“教师减负 20 条”。《意见》回答了“为何减”“减什么”“怎么减”“谁来减”等问题,受到广大教师欢

迎,可谓大快“师”心。
“教师减负 20 条”之所以引发热烈反响,在于它切中了现实痛点,道出了很多教师的心声。一些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校园、入课堂”,一些部门向学校和教师随意布置、摊派非教育教学事务,严重干扰正常教学,给一线教师造成了沉重负担。有的教师将日常工作状态形

容为:“一天迎检好几轮,考核全靠补材料,评比调研造排场,杂事琐事一把抓。”各种检查、评比、考核铺天盖地,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工作交叉重复,导致教师的时间被大量占用、精力被大量耗费,面对教书育人的主业,往往是有心无力、无可奈何。

2019 年是中央确定的“基层减负

年”。对于教育系统来说,让教师从沉重的、不合理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把时间还给教师,把宁静还给校园,按照教育教学规律来办事,无疑是最给力的“减负”。

“减”出实效,得从关键处着手,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推进教师减负,要向最典型、最紧迫的问题“开刀”,重点整治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事务进校。

| 三言堂 |

“被结婚无法撤销”拷问公共服务意识

■斯涵涵

据报道,12 月 16 日,贵州代女士因购房事宜发现自己“结过两次婚”。一次是她与男友黄某在重庆铜梁登记结婚,另一次是与素不相识的王某某在河北邯郸临漳县民政局登记。这导致她暂时无法完成购房程序,可能还需支付违约金。

临漳民政局工作人员证实了此事,称代女士口中的“冒名登记结婚者”,登记时身份证、户口本等手续齐全,工作人员按程序进行登记。此外,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是 2018 年年底才实现的,所以当时民政局是无法查询到“代女士”在省外已进行过婚姻登记的。故无法撤销该条记录,“民政局只有在当事人受胁迫结婚并有公安局的证明情况下,才能撤销相关记录。”她还建议代女士走诉讼渠道,通过起诉冒用者,或民政局登记程序瑕疵来进行记录的撤销。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却将自身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尽管 2013 年确实无法查询到省外的婚姻登记信息,“被结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但终究还是当时的婚姻登记程序出了纰漏。按规定,夫妻双方到场才能办理结婚证,现在既

然已经查询到代女士一张身份证“结了”两次婚,且代女士明确表示不知情、并未到现场登记的情况下,依据《婚姻法》,受害人“被结婚”明显违背自身意愿,存在类似“胁迫结婚”情形,代女士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此外,主动纠错符合行政立法精神。最高法院曾在某份行政裁决书中明确指出,“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由于事实和法律变迁而不宜存续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的权力和职责”,可以采取的自我纠错方式,“主要有撤销、补正、改变原行政行为、确认违法等方式”。

有人可能会问,代女士自己说“被结婚”就撤销是否太过随意,万一确实是代女士故意重婚岂不是让其钻了空子?其实不然。民政局建议代女士走诉讼渠道,通过起诉冒用者,或民政局登记程序瑕疵来进行记录的撤销,这是个可行性建议,但诉讼是个长期过程,特别是在代女士已经付了定金即将购房的情况下,临漳民政局可以让代女士签订诚信协议,临时撤销该条记录并附注说明,并知会房屋开发商,让代女士的购房手续暂时不受影响,一面督促代女士起诉,早日拿到相关权威证明撤销该

记录。倘若经过司法调查,代女士确实重婚,则其将受到法律的处罚,房子也将买不成。通常情况下,没有人会愿意让自己的金钱与买房权益打了水漂。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是否具备为民解难的服务意识、是否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当然,此举会让民政局增加大量工作,也承担一些未知风险,远不如一句“无法撤销”来得轻松自在。然而,既然是婚姻登记系统存在疏漏,那么现在就应该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改正错误、将民众的损失降至最低,避免负面影响长期持续。

婚姻登记工作关系千家万户,是政府部门面向社会公众,覆盖人群最广、社会影响最大、塑造政府形象作用最强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事务管理工作。“被结婚无法撤销”拷问公共服务意识,近年来,类似“被××”事件层出不穷,严重侵害公众权益,是公共服务工作长期不到位的投影。婚姻登记人员应当秉持为民服务的初心,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文明执法,热情服务,讲求效率,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岗位培训,提升职业素养,确保婚姻登记工作的质量,避免“被结婚”“无法撤销”而让民众陷入叫苦连天却无人理会的维权窘境。

| 今日快评 |

“女子遭丈夫与公公殴打”:关注焦点不应是“出轨”

■陈广江

温州女子孙某当街遭丈夫(姜某甲)及公公(姜某乙)殴打及侮辱一事引发关注。12 月 16 日,新京报记者从温州市龙湾区公安分局获悉,受害者孙某与姜某甲因夫妻感情纠纷,姜某甲、姜某乙等人在温州绿城海棠湾附近殴打和侮辱孙某及其朋友林某某,现警方已对该案立案侦查。(新京报)

点评:在依法惩治家暴已成广泛共识的今天,任何暴力行为都应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治,不管这种暴力行为看上去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实中,每每有家暴发生,总有人试图找一些所谓“合情合理”的理由,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博取一点舆论同情,这是徒劳的,也是值得警惕的。回到本次事件上,孙某是否出轨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暴行为本身。

任性弹窗广告,不能想弹就弹

■汪昌莲

打开电脑网页或登录手机 App,一条又一条弹窗广告接踵而来。网民想看的网页被遮挡,想买的商品被隐藏,甚至很多广告页面都是低俗色情内容,或含有恶意插件,一不小心就被盗取了个人信息……如今,弹窗广告不仅影响上网者的心情和工作效率,甚至还存在木马植入、信息诈骗、强制消费等安全隐患,让人不胜其“扰”。(《法制日报》)

点评:任性弹窗广告,不能想弹就弹。事实上,通过立法与多种技术手段、配套措施多管齐下,根治弹窗广告乱象,并非是不可为之事。首先,规范和治理弹窗广告,应成为网络平台一项法定义务,以此遏制平台的利益冲动,切断蛰伏在弹窗广告之上的利益链。同时,应制订信息产业经营和服务“行业标准”,明确网络平台的服务项目和服务质量,尤其是要明确技术标准,确保用户不被弹窗广告骚扰。再者,用户要增强维权意识,发现违规弹窗广告,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不能一删了事。

| 来论 |

网剧可评白玉兰奖,这个可以有

■张立美

据报道,12 月 16 日,第 26 届上海电视剧白玉兰奖节目征集正式开始。在本届白玉兰奖的中国电视剧这一奖项评选中,新增了网剧的报名资格。除了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间在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卫星频道播出的电视剧之外,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电视剧也可以参与报名。

上海电视剧白玉兰奖是一项含金量非常高的电视剧奖项,与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并称为中国电视剧三大奖项。上海电视剧白玉兰奖降低“身段”,将网剧纳入评选之中,网剧具有参评白玉兰奖资格。这不是白玉兰奖自降含金量,沦为山寨奖项,而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是回归电视剧奖项评奖的科学原则和基本常识上来。

近年来,随着视频网站的快速发展,视频网站成为电视剧的重要播出

平台,视频网站上的首播剧、自制剧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优秀电视剧、精品电视剧选择在视频网站首播、独播,网剧早已经不是烂片的代名词。而且,网剧“体裁题材日趋丰富,价值导向愈加正向,网台合作形式越发多元,不断突破网络特定人群与圈层,产生更为广泛的传播影响力,实现由量的激增向质的跨越转变”,精品化、大众化、特色化成为网剧的发展方向 and 趋势。比如,今年上半年颇受好评的热播剧《破冰行动》就是一部先网后台的电视剧。2019 年上半年豆瓣评分排名前十的国产电视剧,只有《都挺好》和《大宋少年志》这两部电视剧是在卫视首播,其他几部电视剧均是在视频网站首播或独播的网剧。

与此同时,反观台播剧,形势不容乐观,颓势越发明显。随着电视机开机率的下滑,电视台购买力越来越弱,卫星频道首播的优秀电视剧数量呈现明显下滑趋势,台播剧收视率越来越低,

甚至有不少省级卫视晚间黄金时段已经告别首播剧。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卫视晚间黄金档共播出 221 部电视剧,首播剧只有 69 部,占比还不到 1/3。2019 年上半年卫视播出的电视剧,没有一部电视剧平均收视率破 2。

换句话说,网剧已经进入与传统电视剧互为补充的发展新阶段,撑起了电视剧的大半边天。在这种新形势下,电视剧奖项继续将网剧排除在外,优秀网剧无法评奖,俨然是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在客观上只会降低电视剧奖项的含金量。事实上,一部电视剧是否属于优秀电视剧,能不能获评电视剧奖,关键要看电视剧自身的质量和水平,而不是看电视剧的播出平台,这是基本常识。

可见,网剧可参评上海电视剧白玉兰奖,这样的改革不仅可以有,而且应该有,这样的改革是为白玉兰奖增添新活力,让白玉兰奖更具生命力和公信力。